

詩作賞析

沈奇

蕭散詩意靜勝狂

——讀洛夫詩集《雪落無聲》

因了專業需要和愛好的偏執，我可算是個長年累月在讀詩的人了。多年來，在這種詩的閱讀中，總是難忘洛夫——他的詩句、他的詩意，總是在一次又一次閱讀的浪潮沖刷之後，新月般地躍升於詩性記憶的海面，令人復歸神往，不勝追懷！

愛讀洛夫的詩，尤其對我這樣的讀詩人。沉溺既久，我漸漸習慣於將詩分為供研究的詩和供閱讀的詩。前者需專心致志，以詩學的眼光考量其藝術價值高低新舊，成爲一項「科研工作」，難免其累；後者則只需隨心所欲，以欣賞的眼光領略其瞬間永存的審美感覺，有如一次快意的散步或邂逅式的戀情，賞心悅目。時間長了，遂竊以爲後者似乎才真正契合詩的本質，且發現大凡好詩，總是既具有（且先具有）賞心悅目的閱讀價值，也不失一定考量的詩學研究價值的。其實對詩評家而言，他既是詩的專業化研究者，又是詩的普通欣賞者，研究的目的除提供詩學價值之外，也有提高欣賞眼光的一面，假如連詩評家都已失去讀詩的樂趣而不堪研究之累，這詩還有誰願去讀？是以近年與詩的接觸中，愈來愈樂於純以欣賞的眼光而非研究的心理去辨別詩的優劣，傾心於一見之下必爲之一動眼爲之一亮的感性了悟，而不再信任於「五馬分屍」式的解讀。正是

2000年3月



在這樣的閱讀視域裏，洛夫的詩便在詩學價值的考量之外，更顯示出一種雅俗共賞的閱讀親和性。這種親和性，不僅是古今中外大詩人、好作品得以流傳再生的基本屬性。也正是歷經幾番審驗、先鋒之拓殖後，漸次進入常態發展的現代漢詩所首先要解決的問題。盡量減低閱讀障礙，在字面上把話說明白，使之語境清明暢朗，而又不失字語後面無限的內涵，擴展文本外的藝術張力，從而讓閱讀成爲快事，使品味更加綿長，這是我多年心儀的詩風——晚近洛年的創作，無疑已成爲這方面的高手而愈顯其大家風範。

洛夫曾有「詩魔」之稱，那是指詩人當年左衝右突，做多向度詩學探求而卓有建樹的創造形態。那時的洛夫，無論在詩體的架構、詩語的鍛造和意象的經營上，都用的是「加法」，刻意求新求變求原創，極爲有力而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詩的發展。並爲現代詩史留下了許多頗具研究價值的重要文件。但僅從創作主體而言，作爲「詩魔」的洛夫，在狂瀾突進的當年，難免有角色化的出演，暫時潛隱的另一個詩性自我，一直期待著蛻變後的復歸，還原一位完整的洛夫。

考察洛夫的精神世界，有入世甚深的一面，也有出世甚切的一面；有張揚生命個性之西方意識的一面，也有傾心認同天人合一之東方意識的一面；極理性，又極感性；極粗獷，又極纖細。竊以爲，這兩面性的前者，是後天形成的洛夫，後者，則是先天本然的洛夫。前者在不免有些角色化的早期創作中，可謂已表現得淋漓盡致；後者則在其晚近的創作中，逐漸成爲著力拓展的重心所在——由角色而本我，由歷史風雲而個人天空，由「魔」之詩而人之詩，由王者之詩而隱者之詩，由神品而逸品——向善變的洛夫，這回終變回到原初的自我，雖無涉正誤，但確然是一種極重要的互補。而親和由此生成。閱讀洛夫，已不再有解析的負擔，成爲價值與審美、營養與快感並存共生的一件快事。此時的洛夫，洗盡塵滓，人清詩清，風神散朗，骨感清瘦，澹然自激，獨存孤迥，平寧淡遠，無適無莫。落於創作，多用「減法」，解構意識型態之殘餘，解構意義價值之歸所，不再刻意而爲，僅只隨緣就遇，颯颯容容，不懈不促，更無涉炫奇鬥詭。如此「減」下來，洛夫的詩顯見是「瘦了」。「瘦見了骨」，方又呈現一派冷凝肅敬的骨感之美——至新近在爾雅出版社出版的《雪落無聲》詩集中，這種「骨感之美」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。

《雪落無聲》一集，大體是洛年近十年（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九年）來詩作中，除《隱題詩》詩集外（爾雅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）的一個最新選本。對於這部詩集的基本風格，其實無須評家過多贅言，詩人自己在其題爲《如是晚境》的代序短文，和其題爲《葉維廉家的後院》一詩中，作了直接和間接的說明。「選擇『雪落無聲』作爲書名，主要是因爲我喜歡這個意象，它所



呈現的是我個人的心境和自然景象融為一體的那種境界，一種由無邊無際的靜謐和孤獨所渾成的宇宙情懷……」這是詩人在序文中的夫子自道，並進而由心境的告白轉作詩境的告白：「近十年來，我常有『夕陽無限好』的驚悚，詩裏面難免不時透露出一股蕭散冷肅的味道，這正是前面所說的『漫不在乎』的境界，不過這並非意謂著頹廢和放棄，事實上反而是對生命有著更全面的觀照，對歷史有著更強烈的敏感。」詩境的變化來自心境的變化。洛夫自九十年代以降後，逐漸在形跡上淡出詩壇，沉潛書齋，一邊分力於書道以養氣，一邊調整詩筆的走向，以契合新的生命觀照。這一轉折，在寫於一九八八年的《走向王維》一詩中早見端倪：

生得、死得、閑得
自在如後院裏手植的那株露葵
而一到下午
體內體外都是一片蒼茫。

這份「蒼茫」，在整部《雪落無聲》詩集中都可感受到，成為晚近洛夫詩思中深度瀰漫的背景氛圍。寫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《灰面鷲》，則以「二度放逐」的命題，對這份蒼茫的晚境，作了宿命式的認領。此時的洛夫，已決定離台移民加國。來台是被迫的「放逐」：

我們從很遠的家園飛來、羽翼的孤寂
從此傳染給每一次飛翔

離台是自選的「放逐」，是對「非我族類」的「過客」的身世與命運的最終認領後，絕然以四海為家而不再作「回家」之夢的「自我放逐」——一生都在飄泊的路上，

故鄉，只是秋風中
一聲聽不清楚的呼喚。

認領「放逐」，



只是不願墮落
為一雙在路旁破口罵人的棄鞋

而「過客」的風骨更硬，

寒風中

我們只用一隻腳

便穩住了

地球的搖晃

剩下的力氣就只能做一件事：

以小小的死

陳述

小

小

的

這首以短歌賦大詩的力作，以寓言的方式，為世紀末恪守獨立人權和精神自由的飄泊者們寫真存照，既是自況，更是為一個特殊的文化族類傳神，寫得蒼涼淒美而不失力道，堪稱此類題旨之作中的絕唱！

認領便是安妥，遠去他鄉作故鄉，心鄉即故鄉。孤居理氣，襟抱超然，神澄筆逸，思新格老，由「魔」而人而隱者，其思、其言、其道，自是不計「鬼斧」，不著「神工」，只是淡然而出渾然而成眾美從之——「如是晚境」中的洛夫那支詩筆，不再「尋求矛盾，製造衝突」，惟守平實之意象、蕭散之意味、清明之境，舉重若輕，逸韻自適。或作「馬鳴風蕭蕭，落日照大旗」式的長歌大賦，如《出三峽記》、《杜甫草堂》、《大冰河》等詩，語詞清峻，風骨勁健，於蒼冥中，擦出一身火花（《大冰河》）；或作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式的小令絕句，如《南瓜無言》、《未寄》、《後院所見》等詩，意象清簡，韻致疏逸，於客觀冷蕭中透顯深沉內質；或時涉閑筆，於日常一瞥中隨手拈來，不脫不粘。近莊近禪，寄雋永於空靈之中，如《水墨



微笑》、《或許鄉愁》、《埋》、《疊景》、《秋意》、《風雨窗前》、《又怕》等詩。如此風格之追求，其實早在「二度放逐」之前，詩人已告白於《葉維廉家的後院》中。這首可謂以詩論詩的小詩，既可看作領略《雪落無聲》一集詩風的導論，也是領會洛夫晚近詩美追求的「入境證」。作客詩友之家，且是異國他鄉，難免反思來路，推想去處，詩之一生，繁過、榮過、上下求索過，而晚來何以歸所？詩人自問自答：

然而，被繁花圍困的詩人

如何淡、如何遠？

如何莊、如何禪？

這時，他正俯首從滿地的落花中

尋找那一瓣

徹底解構後的自己

詩人進而不無深意地順便帶出一閉筆：

至於他後院子裏偶爾冒出的

一叢

非常之歐洲的薰衣草

也只是一群過客

顯然，這是徹悟後的自問自答，是解構後的二度重構，當年歐風美雨的浸染，已為近莊近禪的心境所化解，而曾經繁複的語境遂化為清明。清明而有味，是東方的韻致，是大家的風範，也是一直潛流於洛夫藝術天質中的一脈本原活水，幾經起伏，於中年詩風中，已漸成格局，晚來則歸為主流，蔚然大觀。至此江水洗過的漢字一一發光（《出三峽記》）。在洛夫，這「江水」，是曾經滄海復為水之「水」，是繁華散盡後，清明歲月中的自在呼吸和本真寫意。此時為詩，可謂「雪落無聲」勝有聲，蕭散意緒靜亦狂，無涉經營，不著迂怪，無論本事還是寄寓，都形蹤空寥，淡然如煙，看似清水白石，卻又禪機四伏，餘味悠長。語言在有節制的平穩中，作自然而然



的斷連切轉，且以敘事爲本，化意象入事象，於具體中具機鋒，不奇中具奇，體現一種超越時空、與天地萬物和諧共生的淡遠情懷。時而也技癢（別忘了，洛夫慣有「意象魔術師」之稱）寫
 星空——

美哉，這個撒滿了發光的虛無之卵
 的天空……

卻不顯刻意，似隨口言出。更多數的，則是如——

池子裏躺著一個
 只願映照自己的天空

之類的意象，於敘述語中自帶出，言近而意邈。尤其值得稱道的是，詩人還常在散淡的詩意中，時時扯出幾根彈性良好的形而上筋骨，亦莊亦諧，牽動得其他詩句有聲有色，令人莞爾。

儲備整生的熱量

只爲了寫一首讓人寂寞的詩（《杜甫草堂》）

寂寞是大美，惟大詩人方可出入其內，領略與呈現這「寂寞之美」的真義。應該看到，棄「魔」從「隱」後的洛夫，晚近詩風，思近莊禪，語近清明，絕不可以所謂「回歸傳統」、「迷途知返」之庸俗腔調作論，而是歷經淘洗之後的兼融並蓄、冶爐自臻，是在更高層面上的昇華與提純。淡而知味純，遠而知思深，雨（語）淡風（思）細之中，那份會「魔」會「幻」的現代意識與現代審美的成分，亦未有半點缺失，只是經由內化而更趨精純罷了。這也正是洛夫的可貴之處：不僅持之一生創造活力不減，且持續提升藝術追求，從不重複自己或重複他者。是以閱讀洛夫，總有一份不失期望的驚喜，且相信這份永保信任感的閱讀期待，必將伴隨這位大詩人延展到新的世紀以至更久遠的未來。

